

docriver 文川网
古籍书城
入驻商家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五子安集注

五子安集注

〔唐〕王勃著
〔清〕蒋清翊注

〔唐〕王勃著
〔清〕蔣清翊註

王子安集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中國古典文學叢書

王子安集註

〔唐〕王勃著

〔清〕蔣清翊註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瑞金二路272號）

長華書屋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商務印刷廠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24.5 插頁 5 字數 824,000

1995年11月第1版 1995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,000

ISBN 7-5325-1752-7

I·875 精裝定價：43.40元

前 言

王勃(六五〇——六七六?)，字子安，絳州龍門(今山西河津縣)人。他的祖父是隋代大儒文中子王通，叔祖是唐初著名詩人王績。王勃自幼聰慧好學，六歲即能屬文，筆墨流暢。九歲讀顏師古所註《漢書》，作《指瑕》十卷以糾顏氏之誤。十四歲應幽素科試及第，被授為朝散郎。唐高宗子沛王李賢聞其文名，召為王府修撰。當時諸王盛行鬪雞之嬉，王勃戲為沛王之雞寫了一篇討英王雞的檄文，被高宗李治發現，說他挑撥諸王之間的關係，下令逐出沛王府。這一年王勃才十九歲。次年由長安赴巴蜀遊覽景物山川，客居蜀中近三年之久。後回長安參與時選，求補得虢州參軍。王勃在參軍任上時，「倚才陵藉，為僚吏共嫉。官奴曹達抵罪，匿勃所。懼事洩，輒殺之。事覺當誅，會赦除名」(《新唐書·文藝傳》)。當時王勃之父王福時任雍州司戶參軍之職，因受王勃之事牽連而被貶為交趾令。高宗上元二年，王勃往南荒交趾省父。次年八月，自交趾返，不幸渡海溺水，驚悸而死，年約二十七歲。

唐初文學，承襲六朝綺靡文風，齊、梁宮體詩的餘波，到唐初依然在文壇泛濫。這不僅因為唐初的

文物制度都是繼承陳、隋而來，而且唐初的文人，也都是由陳、隋入唐的，朝代的更替，並不足以引起文風的轉變。當然也有個別文人，如魏徵、王績等，能够突破藩籬，寫出豪邁雄健、質樸自然的詩歌來。但就整個唐初文壇而言，畢竟影響不大。

改變文壇積習，擺脫六朝華靡浮艷文風，為新的唐詩發展準備條件而作出貢獻的，首先當推「唐初四傑」。

所謂「唐初四傑」，是指王勃、楊炯、盧照鄰、駱賓王四位作家，把王勃置於「四傑」之首，說明他的成就就要高出其他三人。在唐代詩風的轉變上，王勃也確是一位成績卓著的革新人物。當時以上官儀為代表的詩壇，競以「綺錯婉媚為本」（《舊唐書·上官儀傳》），毫無質樸剛健之氣。王勃對此深為不滿，乃有志於詩歌的改革。正如楊炯在《王子安集序》中所說的：「龍朔初載，文場變體，爭構纖微，競為雕刻。糅之金玉龍鳳，亂之朱紫青黃。影帶以徇其功，假對以稱其美。骨氣都盡，剛健不聞。思革其弊，用光志業。」他以自己的創作實踐，突破了六朝以來只寫宮廷生活的狹隘範圍，首先在內容上擴大了詩歌的題材，增強了社會生活氣息，恢復了詩歌的生命力。王勃留存下來的詩篇不多，但僅就他現存的九十多首詩來看，其題材即涉及諸多方面，如《倬彼我系》敘述王氏家世譜系，《詠風》、《田家》描寫田園景物，《散

關晨度、麻平晚行、讚美壯麗山河、對酒、蜀中九日、抒發滿腔牢騷不平、別薛華、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、表達真摯友情等等。特別是送杜少府這首律詩，其感情的真摯、格調的高昂、胸襟的開朗、氣象的壯闊、筆力的矯健，俱臻化境，寫得極其成功，成爲千古傳誦的贈別名作。

在詩歌的形式和技巧方面，王勃繼承了六朝樂府和抒情小賦的音節和諧、對仗工整的特點，發展爲長篇歌行；特別在奠定五言律詩的格調方面，作出了不容忽視的貢獻。至於他詩歌語言的清新流暢，樸實自然，更是令人耳目一新，像「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鄰」這樣的警策之句，就一直傳誦不衰。我們這樣說，當然不是肯定王勃已經完全擺脫六朝駢麗風氣的影響，無疑，他的詩還存在過多的排偶、用典，也喜歡點染詞藻，遣詞用語每多重複，說明他的思路還欠開闊，意境還比較狹窄，他的詩歌正是從舊到新的過渡階段的產物。

王勃創作的的主要成就是駢文，在二十卷的王子安集、中，詩歌僅佔一卷，賦有二卷，其餘十七卷都是各種不同體裁的駢文。在日本慶雲四年（公元七〇七年）的王子安集、寫本殘卷中的二十多篇佚文，也全是駢文。駢文這種體裁，限制很嚴，既要求屬對工穩，音韻鏗鏘，又要求文勢壯闊，思路洞達。而王勃的駢文創作，不論敘事抒情，寫景狀物，却都能駕馭自如，左右逢源，曲盡其妙。最能代表他駢文創作

特色的是《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》，這是一篇膾炙人口的名作。文章前半部側重寫景，生動地展示出滕王閣壯美秀麗的景色。後半部觸景生情，抒發了作客他鄉、懷才不遇的感慨，但仍表示雖然年華流逝，處境窘困，依舊充滿希望，以圖有所作為。作者善於鋪敘，寫景抒情由遠及近，從一般過渡到個別，層層相生，一氣呵成，其間起承轉合，銜接自然，絕少有意雕章琢句的痕跡。其屬對之嚴格，用典的貼切，詞藻的華美，平仄的協調，完全與南朝駢文一脈相承，然而却具有比較充實的內容和深摯的感情，表現出一種清新疏朗的風格，顯示了作者才華橫溢、學問過人。相傳王勃參預滕王閣上盛會，應主人之請寫作此文時，竟略不思索，提筆一揮而就，似為宿構者，故當場引起賓主驚詫嘆服，該文遂歷久被人們傳誦不衰。正如同王勃的詩歌一樣，他的駢文同樣存在着堆砌典故、雕琢詞藻的弊病，而且比詩歌還要突出。這種上承齊、梁繁縟綺麗的文風，固然出於駢文這一特殊文體的需要，但也給作品帶來艱深晦澀、重複拖沓的毛病，尤其是一些為寺廟撰寫的碑記之類文章，充斥大量佛經禪學詞語典故，疊牀架屋，不勝其煩，沒有一點耐心是讀不下去的。

王勃的詩文集據兩《唐書·藝文志》著錄為三十卷，而《文苑英華》所收楊炯為王勃集所作序言却說分為二十卷，宋洪邁《容齋四筆》中也說「今存者二十卷」。到了明代，唐、宋舊本皆已亡佚。明崇禎中，

張燮輯《文苑英華》，編《王子安集》爲十六卷，較宋本少了四卷，已非足本。此外，另有明永嘉張遜業所刊的兩卷本《王子安詩集》。清代星渚項家達刊《初唐四傑集》，其中《王子安集》十六卷，大都錄自《文苑英華》。同、光年間，吳縣蔣清翊註《王子安集》，仍分爲二十卷，其中詩歌部份依張遜業本，詞賦雜文據《文苑英華》，又從《全唐文》、《全唐詩》、《韻語陽秋》等書中輯得詩八首、詞賦駢文五篇，一一詳爲註釋，這是《王子安集》的第一個註本。

蔣清翊，字敬臣，江蘇吳縣人，約生活在咸豐、同治、光緒三朝間，曾任知縣等職。蔣氏爲王集作註，耗時十二載，三易其稿，頗費苦心。但他作註是遵循一字一句必追溯來源出處的原則，因此顯得鉅釘瑣碎，不少並非用典而僅爲一般常用習見的詞語，他也引經據典地加以註釋，實屬畫蛇添足，無助於文意的理解。有時又不免主觀臆斷，認爲某字是某字之訛。有些註解不切合原文含義，註了等於不註，甚或會引導讀者誤入迷途。至於註文前後重見疊出的現象，更是俯拾即是。雖然有上述種種缺點，蔣氏的註本對王勃集的首創之功，究不可沒。其用力之勤，從所引用之書可見一斑，諸凡唐代以前的經史百家之書、總集別集筆記小說之類，以至佛藏內典等冷僻之著，幾乎引用殆遍，這對我們理解王勃的作品是頗有好處的，特別是對於瞭解那連篇累牘的典故更有幫助。此外，由於歷經傳抄刊刻，王勃集中也存在不

少錯訛脫衍的文字，蔣氏常根據原作上下文意或所用典實，從而判定其是非，有些確也可以是正原刊本的不足。現在，我們就以蔣清翊註本作底本，並用明張燮本互校點勘，凡張本文字較勝者，加一小圈，附於蔣本有關文句之下，以資參證。蔣氏註本後原有補註一卷，可能由於補註工作不是一次完成，刊刻時前後交錯。現按卷集中，仍附全書正文之末，以省讀者翻檢之勞。書後併附錄了羅振玉校錄的日本慶雲四年寫本《王子安集》佚文二十三篇和《王子安集》校記，以及原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北京師範大學月刊劉汝霖編撰的《王子安年譜》（個別地方加了按語），以供研究者參考。

汪賢度

一九八八年五月

王子安集註卷首

序

昔張燕公讀王子安夫子學堂碑頌：「帝車南指，遁七曜於中階；華蓋西臨，高五雲於太甲。」訪之一行。一行言北斗建午，七曜在南方，有是之祥，無位聖人當出。「華蓋」以下，卒不可悉。夫以張燕公與一行之博洽，猶不能盡得其出處，則夫管窺蠡測所不能鉤稽而辨證之者，不更多耶？蔣敬臣大令，爲予視學江南所得士。既遊庠，即棄舉子業，浸淫於古。茲來京師，出所註王子安集二十卷示予，兼索予序。且自言從事此書十載以來，稿凡三易，於文苑英華蒐得楊盈川序文一首，並檢宋書王玄謨傳、唐書宰相世系表、杜淹文中子世家，繪列世系，擬梓問世。予考唐書藝文志，王勃集三十卷。盈川序則曰分爲二十卷，具諸篇目。藝文志所謂三十卷者，不知何時所分。自明以來，唐宋舊本已佚。崇禎中，張燮輯文苑英華，編爲一十六卷。國朝項氏刻初唐四傑集，王集蓋本諸此。敬臣此編仍分爲二十卷

者，從盈川序原編卷數也。夫古今箋註之家不乏，然或穿鑿譌謬，識者病焉。若子安之典瞻鴻麗，尤非麤涉藝文者所能闕其堂奧。敬臣之註斯集也，於自唐迄今鴻才博學所不敢命筆者，毅然爲鑿山導河之舉，不可謂非子安之功臣矣。雖然，史稱王、楊、盧、駱以文章齊名，杜詩並以「江河萬古」相推許，顧其集古皆無註。駱丞集雖得明給事中顏文選註，然援引疎舛，見譏大雅。敬臣既註斯集，他日於三家之文並旁搜而博采之，不尤爲藝林快事耶！予願敬臣之以斯集爲嚆矢也。通家生宜振拜序。

凡例

子安全集，散佚已久。星渚項氏刊初唐四傑集，內王子安集十六卷，大都錄自文苑英華，惟詩集有明永嘉張遜業所刊兩卷本。觀韻語陽秋引子安佚詩，知張刻亦非足本。是集編次，詩依張氏本，賦及雜文依文苑英華；清翊又從唐語林輯補贊一首，從崇善寺本輯補賦，記各一首，從全唐詩、初唐十二家集、韻語陽秋輯補詩八首，從全唐文輯補序、碑各一首，均依次編入。此外，如續清涼傳所載觀音大士讚、紹興府志所載仙人石詩，出於依託，概不屬人。

集中三月上巳被禊序，爲永淳二年作，遊冀州韓家園序，爲調露元年作。按子安於上元三年歿，二序時代不合。但宋施宿等撰嘉泰會稽志，於被禊序已誤署子安名。爾時子安全集未佚，宿等蒐輯，未必僅據文苑英華，知闌人王集舊矣。今以沿譌已久，故摘其謬而仍存之。

子安鍊字鑄辭，真「熟精文選理」者。人或驚爲奧僻，由不得門徑耳。是註於駢字故實，率尋源星海，惟蕭氏入選之文，則徑引文選，雖子虛、上林，亦不徵諸史、漢，俾讀者易尋門徑。

五經、論語、孟子，用李善文選註例，俱引全句。

崇賢註選，有文雖出彼而意並殊，不以文害意者，如鮑照舞鶴賦「窮天步而高尋」，註引詩「天步艱難」之類；有同時文筆轉以相明者，如何晏景福殿賦，註引卜蘭許昌宮賦之類。是註間用其例。

近人註釋故實，鈔自類書，沿譌不少，雖仇滄柱、顧俠君諸公，亦不能免。是註所引載籍，俱詳寫某篇或某卷，間有原書已亡者，必標明所據之書，冀別於稗販。

釋迦成道記一首，舊有慧悟師註，見天一閣書目。今僅錄本文，不更註釋，俟求得悟師註本補刊。

古書流傳至今，校諸唐宋人所引，多有不同。如韓詩外傳「田饒謂魯哀公黃鵠啄君黍梁」，

李善文選註五十五作「稻梁」，西京雜記「揚雄夢吐鳳集玄上」，御覽九百十五作「吐白鳳」之類。今徑引選註、御覽，期合子安本文，不更徵及原書。

子安事迹，詳新舊唐書本傳，他書所載佚事尚多。今並後人詩文評語凡有關於龍門者，彙錄卷首，以便觀覽。

子安使事贍博，燕公一行猶有未悉，自唐迄今，亦無聞註其集者。清翊不揣譎陋，毅然命筆，自同治甲子迄光緒甲戌，歲周一紀，稿凡三易。舛漏尚多，補闕正誤，深有望於博雅。

清翊沈跡下僚，未窺中祕，又不獲遍交當代通人。是註所引各書，賴識餘姚黃芝生承乙借其家藏本校讎。脫稿後，惟山陽高子上延第、段笏林朝端商略訂補數十條。獨學無友，孤陋誠所不免。

先大夫諱錫寶，中道光甲辰進士，用知縣，不樂吏職，改選得淮安教授。咸豐九年卒官。清翊年受經，親承指授，遭逢多難，未遑卒業。塵鞅相牽，言從薄宦，奔走之暇，輒手是編。敢云著書，庶幾附驥。廢失家學，愧悔實深。投筆撫膺，曷禁流涕。

註中所引書目，周以闌線，沿俗例也。梓人鹵莽，每將線剷去。案闌線起於宋、元，古書原無之，因不復刊補。惟鈔寫有脫誤處，則仿刊誤之例，綴補註一卷於末。將來海內博雅有肯指摘其謬，或鄙人續有引證，隨所見聞，咸附此卷。清翊識。

王氏世系

一世

晉

新唐書宰相世系表：王氏出自姬姓。周靈王太子晉，以直諫廢為庶人。

二世

宗敬

宰相表：其子宗敬為司徒，時人號曰「王家」，因以為氏。

三世

四世

五世

六世

七世

八世

九世

十世

錯

賁

宰相表：八世孫錯為魏將軍，生賁。

宰相表：中大夫賁生淪。

十一世

淪

宰相表：為上將軍。淪生息。

十二世

息

宰相表：為司寇。息生恢。

十三世

恢

宰相表：封伊陽君。恢生元。

十四世

元

宰相表：元生頤，皆以中大夫召，不就。

十五世

頤

宰相表：生鸞。

十六世

翦

宰相表：秦大將軍。生賁。
清翊曰：翦，史記有傳。

十七世

賁

宰相表：字典，武陵侯。生離。

十八世

離

宰相表：字明，武陵侯。二子：元、威。

十九世

元

宰相表：元避秦亂，遷於琅邪。後徙臨沂。

二十世

威

宰相表：太原王氏出自離次子威，漢揚州刺史。

二十一世

二十二世

二十三世

二十四世

二十五世

二十六世

二十七世

二十八世

二十九世

三十世

霸

宰相表：威九世孫霸，字孺仲，居

殷

宰相表：霸長子殷，漢中山太守，

甲

劉禹錫唐興元節度使王公先

三十一世

三十二世

三十三世

三十四世

三十五世

太原晉陽，後漢連聘不至。清翊曰：霸，後漢書有傳。

食邑祁縣。杜淹文中子世家：十八代祖殷，雲中太守，家於祁，以春秋、周易訓鄉里，為子孫資。

廟碑文：霸孫甲，亦號徵君，徙居祁縣，為著姓。

咸

宰相表：霸生咸。清翊曰：魏王昶、晉王渾、王濟、唐王溥，皆咸之後。

述

文中子世家：十四代祖述，公府辟，不就。

宏

宋書王玄謨傳：六世祖宏，河東太守，繇竹侯，以從叔司徒允之難，棄官北居新興，仍為新興、雁門太守。

三十六世

三十七世

三十八世

三十九世

四十世

○

○

寓

牢世家作罕。

秀

文中子世家：九代祖寓，遭愍懷之難，遂東遷焉。

宋書王玄謨傳：祖牢，仕慕容氏為上谷太守，陷慕容德，居青州。

宋書王玄謨傳：父秀，早卒。

文中子世家：寓生罕，罕生秀，皆以文學顯。

文中子世家：秀生二子：長曰玄謨，次曰玄則，玄謨以將略升，玄則以儒術進。

四十一世

四十二世

四十三世

四十四世

四十五世

玄謨

清翊曰：玄謨，宋書有傳。

玄則

文中子世家：玄則，字彥法，即文中子六代祖也。仕宋，歷太僕國子博士。江左號王先生。先生

換

文中子世家：換生

蚪

文中子世家：蚪始北事魏，太和中，為并州刺史，家河汾，曰晉陽穆公。生同州刺史彥。

彥

文中子世家曰：同州府君彥，生濟州刺史一。

一

文中子世家曰：安康獻公，生銅川府君隆。

生江州府君渙。

王福時撰錄關子明事。穆公封晉陽，出鎮并州。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，不平袁粲之死，恥食齊粟，故蕭氏受禪而穆公北奔，即齊建元元年。魏太和三年也。太和八年，徵為祕書郎，遷給事黃門侍郎。

四十六世

四十七世

四十八世

四十九世

隆
文中子世家：字伯高，文中子之父也。隋開皇初，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，出為昌樂令，遷猗氏、銅川，所治著稱。

○中說天地篇：芮城府君重陰陽。阮逸註：子之兄也，為芮城令。又事君篇：芮城府君起家為御史。阮逸註：除服被起。

通

楊炯王勃集序：祖父通，隋秀才高第，蜀郡司戶書佐，蜀王侍讀。大業末，退講藝於龍門。其卒也，門人謚之曰文中子。

福郊

福時

楊炯王勃集序：父福時，歷任太常博士，雍州司功，交趾、六合一縣令，齊州長史。舊唐書王勃傳：福時，天朝以子貴，累轉澤州長史，卒。

勵

勃兄。見本集俶彼我系詩序。

助

勃弟。見本集上從舅啓與契苾將軍書、楊炯王勃集序。清翊曰：兩唐書王勃傳無勵、助名，疑是子安從兄弟。

勳

舊唐書王勃傳：勳累官至涇州刺史。新唐書王勃傳：勳、勃，皆著才名，故杜易簡稱「三珠樹」。

勵

舊唐書王勃傳：勵弱冠進士登第，累除太子典膳丞。長

凝

王福時王氏家書雜錄：太原府君諱凝，字叔恬，文中子亞弟。為監察御史，黜為胡蘇令。歸，起為洛州錄事。

新唐書王績傳：兄凝，為隋著作郎，撰隋書未成，死。

績

新唐書王績傳：字無功，大業中，舉孝悌廉潔，授秘書省正字。求為六合丞，因劾，遂解去。著書自號東臯子。武德初，以前官待詔門下省。貞觀初，以疾罷，復調有司。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，績求為丞。革死，績棄官去。

壽中，擢為鳳閣舍

人，尋加弘文館學

士，兼知天官侍郎。

萬歲通天二年，蔡

連耀謀逆事泄，勳

坐與耀善，并弟（應

作兄）勳並伏誅。

新唐書王勃傳：兄

勳，弟助，皆第進

士。勳素善劉思禮，

用為箕州刺史，與

蔡連耀謀反，勳與

兄涇州刺史助及助

皆坐誅。神龍初，

詔復官。

勃

助

新唐書王勃傳：助

字子功，為監察御

史裏行。

劫

丁靜

中說禮樂篇：季弟
名靜；薛收字之曰
保名。

新唐書王勃傳：助，
勸，又以文顯。勸
早卒。

勸

新唐書王勃傳：福
時少子勸亦有文。

彙錄事跡詩文評語附

唐張燕公集贈太尉裴公神道碑：公諱行儉，在選曹見駱賓王、盧照鄰、王勃、楊炯，評曰：

「炯雖有才名，不過令長。其餘華而不實，鮮克全終。」

唐杜工部集戲爲六絕句：庾信文章老更成，凌雲健筆意縱橫。今人嗤點流傳賦，不覺前賢

畏後生。王楊盧駱當時體，輕薄爲文晒未休。爾曹身與名俱滅，不廢江河萬古流。縱

使盧王操翰墨，劣於漢魏近風騷。龍文虎脊皆君馭，歷塊過都見爾曹。才力應難誇數

公，凡今誰是出羣雄？或看翡翠蘭苕上，未掣鯨魚碧海中。不薄今人愛古人，清詞麗句

必爲鄰。竊攀屈宋宜方駕，恐與齊梁作後塵。未及前賢更勿疑，遞相祖述復先誰。別裁

僞體親風雅，轉益多師是汝師。錢謙益箋：作詩以論文，而題曰戲爲六絕句，蓋寓言以自況也。韓退之之詩曰：「李杜文章在，光焰萬丈長。不知羣兒愚，那用自誇傷。蚍蜉撼大樹，可

笑不自量。」然則當公之世，羣兒之誇傷者，或不少矣，故借庾信、四子以發其意。「嗤點流傳」，輕薄爲文，皆指並時之人也。一則曰「爾曹」，再則曰「爾曹」，正退之所謂「羣兒」也。盧、王之文劣於漢、魏而能江河萬古者，以其近於風騷也，況其上薄風騷而又不劣於漢、魏者乎？「凡今誰是出羣雄」，公所以自命也。「蘭苕翡翠」，指當時研揣聲病、尋摘章句之徒。「鯨魚碧海」，則所謂渾涵汪洋，千彙萬狀，兼古人而有之者也，亦退之之所謂橫空盤硬，妥帖排冪，垠崖崩豁，

乾坤雷殞者也。論至於此，非李、杜誰足以當之？而他人有不憮然自失者乎！「不薄今人」以下，惜時人之是古非今，不知別裁，而正告之也。齊、梁以下，對屈、宋言之，皆今人也。不薄今而愛古，期於清詞麗句必與古人爲鄰則可耳。今人侈言屈、宋，而轉作齊、梁之後塵，不亦傷乎？又曰，今人之未及前賢，無怪其然也，以其遞相祖述，沿流失源，而不知誰爲之先也。騷雅有真騷雅，漢、魏有真漢、魏。等而下之，至於齊、梁、唐初，靡不有真面目焉，捨是則皆偽體也。別者，區別之謂，裁者，裁而去之也。果能別裁偽體，則近於風雅矣。自風雅而下，至於庾信、四子，孰非我師，雖欲爲嗤點輕薄之流，其可得乎？故曰「轉益多師是汝師」。呼之曰「汝」，所謂「爾曹」也。哀其身與名俱滅，諄諄然呼而寤之也。題之曰「戲」，亦見其通懷商榷，不欲自以爲是。後人知此意者鮮矣。

唐韓昌黎集新修滕王閣記：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，而滕王閣獨爲第一，有瑰偉絕特之稱。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，舊注：王勃作游閣序，王緒作賦，今中丞王公爲從事日，作修閣記。壯其文辭，益欲往一觀而讀之，

以忘吾憂。工既訖功，公以衆飲，而以書命愈曰：「子其爲我記之。」愈既以未得造觀爲歎，竊喜載名其上，詞列三王之次，有榮耀焉。

唐李商隱集漫成五章之一：沈宋裁辭矜變律，王楊落筆得良朋。當時自謂宗師妙，今日惟觀對屬能。馮浩註：義山始受知彭陽，習爲章奏，自幸師承可恃，致身亨衢，豈知後爲其子所棄哉？徒以章奏之學，操筆事人，故曰「惟觀對屬能」，非校文品之高下，深歎此外之無能得益也。

又唐梓州慧義精舍南禪院四證堂碑銘序：愚也中兵被召，上士聯榮。敢同譙郡之功曹，願作山陰之都講。何言此事，叨謂當仁。矧紅磴時尋，多逢翠碣；紫榛乍倚，每見丹碑。龍

門慕新野之能，清翊曰：指梓州慧義寺碑銘。

江夏服盈川之富。恨不疆場俯接，旗鼓親交，貫其三屬之犀

皮，焚彼十重之鹿角。

唐段成式西陽雜俎語資篇：王勃每爲碑頌，先磨墨數升，引被覆面而卧。忽起，一筆書之，初不竄點。時人謂之腹藁。少夢人遺以丸墨盈袖。

又：燕公常讀其夫子學堂碑頌頭，自「帝車」至「太甲」四句，悉不解，訪之一公。一公言北斗建午，七曜在南方，有是之祥，無位聖人當出。「華蓋」已下，卒不可悉。

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四：自古帝王五運之次，凡二說：鄒衍則以五行相勝爲義，劉向則以五行相生爲義。漢、魏共遵劉說。國家承隋氏火運，故爲土德，衣服尚黃，旗幟尚赤，常服赭赤也。赭黃，黃色之多赤者，或謂之柘木染，義無所取。高宗時，王勃著大唐千年曆，國家土運，當承漢氏火德，上自曹魏，下自隋室，南北兩朝，咸非一統，不得承五運之次。勃言迂闊，未爲當時所許。天寶中，升平既久，上書言事者多爲詭異，以希進用。有崔昌以勃舊說，遂以上聞。玄宗納焉，下詔以唐承漢，自隋以前歷代帝王皆屏黜之，更以周、漢爲二王

後。二歲，禮部試天下造秀，作土德惟新賦，則其事也。及楊國忠秉政，自以隋氏之宗，乃追貶崔昌并當時議者，而復鄒介二公焉。

唐王定保唐摭言五：王勃著滕王閣序，時年十四。都督閻公不之信，勃雖在座，而閻公意屬子婿孟學士者爲之，已宿構矣。及以紙筆巡讓賓客，勃不辭讓。公大怒，拂衣而起，專令人伺其下筆。第一報云：「南昌故郡，洪都新府。」公曰：「亦是老生常談。」又報云：「星分翼軫，地接衡廬。」公聞之，沈吟不言。又云：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。」公矍然而起曰：「此真天才，當垂不朽矣。」遂亟請宴所，極歡而罷。

唐馮贛雲仙散錄：王勃圍棋，率下一子，成一首詩。勃猶詫之，向人曰：「吾自奪造化，雖一時之間，百用亦可。」出棋天洞覽。

全唐文八百六侯圭東山觀音院記：梓州諸寺山院陳迹，慧義則有庾開府、王子安、李北海、趙蕤處士碑。

宋王溥唐會要七十五：裴行儉爲吏部侍郎，時李敬玄盛稱王勃、楊炯、盧照鄰、駱賓王等，爲

之延譽，引以示裴行儉。行儉曰：「才名有之，爵祿蓋寡。楊應至令長，餘並鮮能令終。」是時蘇味道、王勳未知名，因調選，行儉一見，深禮異之，仍謂曰：「有晚生子息，恨不見其成長。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，願記識此輩。」其後果如其言。

舊唐書經籍志甲部：周易發揮五卷，王勃撰。次論語五卷，王勃撰。丁部：王勃集三十卷。

又文苑傳：楊炯與王勃、盧照鄰、駱賓王以文詞齊名，海內稱爲王、楊、盧、駱，亦號爲「四傑」。炯聞之，謂人曰：「吾愧在盧前，恥居王後。」當時議者亦以爲然。其後崔融、李嶠、張說俱重四傑之文。崔融曰：「王勃文章宏逸，有絕塵之迹，固非常流所及。炯與照鄰可以企之，盈川之言信矣。」說曰：「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，酌之不竭，既優於盧，亦不減王。」恥居王後，信然，「愧在盧前」，謙也。」

又：王勃，字子安，絳州龍門人。祖通，隋蜀郡司戶書佐。大業末，棄官歸，以著書講學爲業。依春秋體例，自獲麟後，歷秦、漢至於後魏，著紀年之書，謂之元經。又依孔子家語、揚

雄法言例，爲客主對答之說，號曰中說。皆爲儒士所稱。義寧元年卒，門人薛收等相與議諡曰文中子。二子：福時、福郊。勃六歲解屬文，構思無滯，詞情英邁，與兄勳、勣，才藻相類。父友杜易簡常稱之曰：「此王氏三珠樹也。」勃年未及冠，應幽素舉及第。乾封初，詣闕上宸遊東嶽頌。時東都造乾元殿，又上乾元殿頌。沛王賢聞其名，召爲沛府修撰，甚愛重之。諸王鬪雞，互有勝負，勃戲爲檄英王雞文。高宗覽之，怒曰：「據此是交構之漸。」即日斥勃，不令人府。久之，補虢州參軍。勃恃才傲物，爲同僚所嫉。有官奴曹達犯罪，勃匿之，又懼事洩，乃殺達以塞口。事發當誅，會赦除名。時勃父福時爲雍州司戶參軍，坐勃左遷交趾令。上元二年，勃往交趾省父，道出江中，爲采蓮賦以見意，其辭甚美。渡南海，墮水而卒，時年二十八。勳，弱冠進士登第，累除太子典膳丞。長壽中，擢爲鳳閣舍人。時壽春王成器、衡陽王成義等五王初出閣，同日授冊。有司撰儀注，忘載冊文，及百寮在列，方知闕禮，宰相相顧失色。勳立召書吏五人，各令執筆，口占分寫，一時俱畢，詞理典贍，人皆歎服。尋加弘文館學士，兼知天官侍郎。勳頗任權勢，交結非類。萬歲通天二年，綦連

耀謀逆事泄，勳坐與耀善，并弟勳並伏誅。勳累官至涇州刺史。神龍初，有詔追復勳，勳官位。福時，天后朝以子貴，累轉澤州長史，卒。初，吏部侍郎裴行儉典選，有知人之鑒。見勳與蘇味道，謂人曰：「二子亦當掌銓衡之任。」李敬玄尤重楊炯、盧照鄰、駱賓王與勃等四人，必當顯貴。行儉曰：「士之致遠，先器識而後文藝。勃等雖有文才，而浮躁淺露，豈享爵祿之器邪！楊子沈靜，應至令長，餘得令終爲幸。」果如其言。勃文章邁捷，下筆則成。尤好著書，撰周易發揮五卷及次論清翊按：似脫「語」字。等書數部，勃亡後並多遺失。有文集三十卷。勃聰警絕衆，於推步曆算尤精，嘗作大唐千歲曆，言唐德靈長千年，不合承周、隋短祚。其論大旨云：「以土王者，五十年代而一千年；金王者，四十九代而九百年；水王者，二十代而六百年；木王者，三十代而八百年；火王者，二十代而七百年。此天地之常期，符曆之數也。自黃帝至漢，並是五運真主。五行已徧，土運復歸，唐德承之，宜矣。魏、晉至於周、隋，咸非正統，五行之沴氣也，故不可承之。」大率如此。

新唐書藝文志甲部：王勃周易發揮五卷。王勃次論語十卷。丁部：王勃集三十卷。

又裴行儉傳：善知人。李敬玄盛稱王勃、楊炯、盧照鄰、駱賓王之才，引示行儉。行儉曰：「士之致遠，先器識後文藝。如勃等雖有才，而浮躁衒露，豈享爵祿者哉！炯頗沈默，可至令長，餘皆不得其死。」

又李嶠傳：嶠富才思，有所屬綴，人多傳諷。其仕前與王勃、楊盈川接，中與崔融、蘇味道齊名。晚諸人沒，而爲文章宿老，一時學者取法焉。

又文藝傳：唐有天下三百年，文章無慮三變：高祖、太宗，大難始夷，沿江左餘風，絺句繪章，揣合低卬，故王、楊爲之伯。玄宗好經術，羣臣稍厭雕琢，索理致，崇雅黜浮，氣益雄渾，則燕、許擅其宗。是時唐興已百年，諸儒爭自名家。大曆、貞元間，美才輩出，擣嶠道真，涵泳聖涯。於是韓愈倡之，柳宗元、李翱、皇甫湜等和之，排逐百家，法度森嚴，抵轢晉、魏，上軋漢、周，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。此其極也。

又：王勃，字子安，絳州龍門人。六歲善文辭。九歲得顏師古註漢書讀之，作指瑕以擿其失。麟德初，劉祥道巡行關內，勃上書自陳，祥道表於朝，對策高第。年未及冠，授朝散郎，

數獻頌闕下。沛王聞其名，召署府修撰，論次平臺秘略。書成，王愛重之。是時諸王鬪雞，

勃戲爲文檄英王雞，高宗怒曰：「是且交構。」斥出府。勃既廢，客劍南。嘗登葛嶺山。清翊按：太平寰宇

記：彭州領九壠縣，葛嶺山在縣北四十八里。周地圖記云：上有葛永瓚祠，永瓚學道於此山。曠望，慨然思諸葛亮之功，賦詩見情。聞虢州多藥草，

求補參軍。倚才陵藉，爲僚吏共嫉。官奴曹達抵罪，匿勃所，懼事洩，輒殺之。事覺當誅，

會赦除名。父福時，繇雍州司功參軍坐勃故左遷交趾令。勃往省，度海溺水，瘁而卒，年二

十九。初，道出鍾陵，清翊按：元和郡縣志：江南道洪州，管南昌縣，隋爲豫章縣。寶應元年六月，改爲鍾陵縣，十二月，改爲南昌縣。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，

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。因出紙筆徧請客，莫敢當，至勃，汎然不辭。都督怒，起更衣，遣吏伺

其文輒報。一再報，語益奇，乃矍然曰：「天才也！」請遂成文，極歡罷。勃屬文初不精思，

先磨墨數升，則酣飲，引被覆面卧。及寤，援筆成篇，不易一字，時人謂勃爲腹藁。尤喜著

書。初，祖通，隋末居白牛溪，教授門人甚衆。嘗起漢、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，以續古尚書。

後亡其序，有錄無書者十篇，勃補完缺逸，定著二十五篇。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，時長安曹

元有祕術，勃從之游，盡得其要。嘗讀易，夜夢若有告者曰：「易有太極，子勉思之。」寤而作

易發揮數篇，至晉卦，會病止。又謂：「王者乘土王，世五十，數盡千年，乘金王，世四十九，數九百年，乘水王，世二十，數六百年，乘木王，世三十，數八百年，乘火王，世二十，數七百年。天地之常也。自黃帝至漢，五運適周，土復歸唐，唐應繼周、漢，不可承周、隋短祚。」乃斥魏、晉以降非真王正統，皆五行沴氣，遂作唐家千歲曆。武后時，李嗣真請以周、漢爲二王後，而廢周、隋。中宗復用周、隋。天寶中，太平久，上言者多以詭異進。有崔昌者采勃舊說，上五行應運曆，請承周、漢，廢周、隋爲閏，右相李林甫亦贊佑之。集公卿議可否，集賢學士衛包、起居舍人閻伯璵上表曰：「都堂集議之夕，四星聚於尾，天意昭然矣。」于是玄宗下詔以唐承漢，黜隋以前帝王，廢介、鄴公，尊周、漢爲二王後，以商爲三恪，京城起周武王、漢高祖廟。授崔昌太子贊善大夫，衛包司虞員外郎。楊國忠爲右相，自稱隋宗，建議復用魏爲三恪，周、隋爲二王後，鄴、介二公復舊封，貶崔昌爲雷尉，衛包夜郎尉，閻伯璵涪川尉。勃兄勳、弟助，皆第進士。勳長壽中爲鳳閣舍人，壽春等五王出閭，有司具儀，忘載冊文，羣臣已在，乃悟其闕，宰相失色。勳召五吏執筆，分占其辭，粲然皆畢，人人嗟服。尋